#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四十二

金史卷一百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三十八

孟鑄　宗端修　完顔閭山

路鐸　完顔伯嘉　珠格筠壽

張煒　高竑　李復亨

孟鑄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明昌元年御史臺薦戸部

員外郎李獻可完顏素赫太府丞圖克坦繹宫籍監丞張庸右警巡使衮禮部主事富察振壽戸部主事郭蛻應奉翰林文字伊喇益中都鹽鐵判官趙㬐尚書省令史劉昂及鑄十一人皆剛正可用詔除獻可右司諫素赫磁州刺史繹祕書丞庸中都右警巡使衮彰國軍節度副使振壽治書侍御史蛻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益翰林修撰㬐都水丞昂戸部主事鑄刑部主事累遷中都路按察副使南京副留守河平軍節度使泰和四年

入為御史中丞召見於香閣上謂鑄曰朕自知卿非因人薦舉也御史責任甚重往者臺官乃推求細故彈劾小官至於巨室重事則畏徇不言其勤乃職無廢朕命是歲自春至夏諸郡少雨鑄奏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上從其言區種法自此始無何奏彈知大興府事赫舍哩執中過惡其文略曰京師百郡之首四方取則知府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

令自奉聖州罪解以後怙罪不悛蒙朝廷恩貸轉生跋扈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已俸無故破魏廷碩家發其冢墓拜表以調鷹不赴祈雨聚妓戲嬉毆詈同僚擅令住職失師帥之體乞行黜退以厭人望上以執中東宮舊人頗右之謂鑄曰執中麤人似有跋扈者鑄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悟詔尚書省問之泰和五年唐鄧河南屢有警議者謂宋且敗盟六年正月宋賀正旦使陳景俊等朝辭上使鑄就館諭景俊以國家

涵容之意果不詳此旨恐兵未可息也使以上言達宋主章宗本無意用兵故再三諭之鑄論提刑司改按察司差官覆察權削望輕下尚書省議參知政事賈鉉奏乞差監察時即別遣官偕往更不覆察諸疑獄並令按察司從正與決庶幾可慰人望從之永豐庫官不守宿因而被盜上召登聞鼓院官欲有所問皆不在上諭鑄曰此輩慢法如此御史臺所職何事也復諭御史大夫宗肅及鑄曰朕聞唐宰相宿省中卿等所知也臺官六

部官其餘司局亦嘗宿直令尚書省左右司官宿直餘亦當准此八年除絳陽軍節度使至寧元年復為御史中丞赫舍哩執中作亂召鑄及右諫議大夫張行信俱至大興府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鑄等各以正言答之執中乃遣還家曰且須後命既而執中死鑄亦尋卒

宗端修字平叔汝州人章宗避睿宗諱上一字凡太祖諸子皆加山為崇改宗氏為姬氏端脩好學喜名節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第明昌間補尚書省令史承安元

年監察御史孫椿年武簡職事不脩舉詔以端脩及范鐸代之是時元妃李氏兄弟干預朝政端脩上書乞遠小人上遣李喜兒傳詔問端脩小人爲誰其以姓名對端脩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不敢隱具奏之上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四年復上書言事宰相惡之坐以不經臺官直進奏帖准上書不以實削一官朞年後敘章宗知端脩不為衆所容釋之改大理司直泰和四年遷大理丞召見於香閣上謂

端脩曰汝前爲御史以幹能見用汝言多細碎不究其
實嘗令問汝亦不汝罪及爲大理司直乃能稱職用是
擢汝爲丞盡乃心力惟法是守勿問上位宰執所見何
如汝其志之知大興府赫舍哩執中陳言下大理寺議
端修謂執中言事涉私治罪詔以端脩别出情見不當
與司直温都諳達各削一官解職久之爲節度副使卒
官端脩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妻死不復更娶
獨居二十年士論高之汝州司候游彥哲將之官問爲

政端脩曰為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脩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為政之術盡於此矣

完顔閭山蓋州明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調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授都轉運都勾判官改河東南路轉運都勾判官南京警廵使丁母憂起復南京按察判官累遷沁南軍節度使入為工部尚書貞祐三年知京兆府事充行省參議官四年知鳳翔府事興定元年冬詔陜西行省伐宋閭山權元帥右都監參議諸軍

事宋兵千餘人伏吳寨谷閭山率騎兵掩擊敗之追襲十五里殺三百餘獲牛羊以千計改知平涼府敗宋人于部落堝遷官一階三年召為吏部尚書廷議選戸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詔閭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三年朝廷以晉安行元帥府圖們呼圖克們暴刻以閭山代之是歲十月卒

路鐸字宣叔伯達子也明昌三年為左三部司正上書言事召見便殿遷右拾遺明年盧溝河決鐸請自玄同

口以下丁村以上無修舊堤縱使分流以殺減水勢詔工部尚書胥持國與鐸同檢視章宗將幸景明宮是歲民饑不可行御史中丞董師中上書諫鐸與左補闕許安仁繼之賜對御閤詔尚書省曰朕不禁暑熱欲往山後今臺諫言民間多闕食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其忍自奉以重困民哉乃罷行尚書左丞完顏守貞每論政事守正不移與同列不合罷知東平府事臺諫因而擠之鐸上書論守貞賢可復用其言大切召對于崇政殿

既而章宗以鐸書語大臣於是尚書右丞烏淩阿愿參知政事瓜爾佳衡胥持國奏鐸以梁冀比右丞相所言狂妄不稱職右丞相瓜爾佳清臣也上曰周昌以桀紂比漢高祖高祖不以為忤路鐸以梁冀比丞相耳頃之守貞入為平章政事五年復與禮部尚書張暐御史中丞董師中右諫議大夫賈守謙翰林脩撰完顔薩喇諫幸景明宫語多激切章宗不能堪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召凡諫北幸者詣尚書省詔曰卿等諫北幸甚善但

其間頗失君臣之體耳是歲郝忠愈獄起事密諫官不能察具詳議者頗謂事涉鎬王永中思有以寛解上意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封事鐸繼之尤切直上優容之謂鐸曰汝言諸王皆有覬心游其門者不無横議是何言也但朕不罪諫官耳頃之尚書省奏擬鐸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詔再任右拾遺謂宰相曰鐸敢言但識短耳朕嘗詰責而氣不沮鐸因召對論宰相權太重上曰凡事由朕宰相安得權重既而復奏曰乞陛下勿泄

此言泄則臣韲粉矣上曰宰相安能韲粉人至是章宗竝以此言告宰相雖留再任宰相愈銜之改右補闕自完顔守貞再入相以政事為已任胥持國方幸尤忌守貞并忌鐸輩鐸輩雖嘗為守貞論辨而不相附鐸論邊防守貞以為掇拾唐人餘論皆不行及守貞持鎬王永中事久不決鐸等亦上言切諫竝指以為黨上乃出守貞知濟南府凡會薦守貞者皆黜降謂宰臣曰董師中謂臺省無守貞不可治路鐸李敬義皆稱舉之者然三

人者後俱可用今姑出之上復曰路鐸敢言甚有時名一旦外補人將謂朕不能容直臣可選敢言及才識處鐸右者參知政事馬琪奏曰鐸雖知無不言然亦多不當理上曰諫官非但取敢言亦須間有出朕意表者乃有裨益耳於是吏部尚書董師中出為陝西西路轉運使鐸為南京留守判官戸部郎中李敬義方使高麗還即出為安化軍節度副使詔曰卿等昨来文薦守貞公正可用今坐所舉失實耳承安二年召為翰林修撰同

看讀陳言文字上召禮部尚書張暉大理卿麻安上及鐸問趙晏所言十事因問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奏師中附胥持國以進趙樞張復亨張嘉貞皆出持國門下嘉貞復趨走襄之門持國不可復用若再相必亂綱紀

上曰朕豈復相此人但遷官二階使致仕何為不可持國黨聞之怒愈甚改監察御史參知政事楊伯通引用鄉人李浩鐸劾奏伯通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知除武郁承望風旨不詳檢起復條例渉妄冒大夫張

暐抑之不行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問張暐伯通待罪于家賈鉉奏近詔書詰問御史大夫張暐暐言路鐸嘗稟會楊伯通私用鄉人李浩暐以為彈糾大臣須有阿曲實迹恐所劾不當臺綱愈壞令再體察賈益言除授皆宰執公議奏稟不見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詔責鐸言事輕率慰諭伯通治事如故頃之遷侍御史主奏事監察御史姬端脩以言事下吏使御史臺令史郭公仲達意于大夫張暐及鐸暐與鐸奏事殿上上問姬端

脩彈事嘗申臺官否對曰嘗來面議端脩欵伏乃云祗曾與侍御私議大夫不知也既而端脩杖七十收贖公仲杖七十替罷暐鐸坐奏事不實暐追一官鐸兩官皆解職頃之起為泰定軍節度副使上謂宰臣曰凡言事者議及朕躬亦無訪語涉宰相間有憎嫌何以得進詔左司計鐸資考至正五品即除東平府治中未幾景州闕刺史尚書省已奏郭岐為之詔特改鐸為景州刺史仍勿送審官院鐸述十二訓以教民詔曰路鐸十二訓

皆勸人為善遍諭州郡使知之遷陜西路按察副使坐以糾彈之官與京兆府治中富察扎喀總管判官辛孝儉推官愛勒宴飲奪一官解職泰和六年召為翰林待制兼知登聞鼓院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鐸剛正歷官臺諫有直臣之風為文尚奇詩篇温潤精緻號虛舟居士集云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額爾袞必喇明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中都左警廵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

奴買漆不酬直伯嘉鉤致晉國用事奴數人繫獄晉國

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屏迹改

寶坻丞補尚書省令史除太學助教監察御史劾奏平

章政事布薩揆或曰與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職分如

此遷平涼治中累官莒州刺史獄屬縣盜伯嘉曰飢寒

為盜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盜

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詔與按察官俱推排物力

召見于香閣大安中三遷同知西京留守權本路安撫

使貞祐初遷順義軍節度使居父母喪卒哭起復震武軍節度使兼宣撫副使提控太和嶺諸隘副統李鵬飛誣殺彰國軍節度使雅哈詔伯嘉治之貞祐四年三月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琢智勇過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于弘州矣近者靖大中完顔茂吉達以三千人歸國各遷節度副使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餘衆盡忠於國百戰不挫臣恐失機會輒擬琢昭勇大將軍同知西京留

守事兼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勑二十道許擇有謀略者充州縣制可仍賜琢姓瓜爾佳氏琢請曰前代皆賜國姓不繫他族如蒙更賜榮莫大焉詔更賜完顏氏是月伯嘉遷元帥左監軍知太原府事河東北路宣撫使以同知太原府沃呼哈達為彰國軍節度使宣撫副使六月沃呼哈達奏同知西京留守完顏琢恃與宣撫使伯嘉雅善徙居代州肆為侵掠遙授太原治中權堅州刺史完顏色埒默私離邊面臣白伯嘉伯嘉不悅遣臣護送

糧運于代州臣請益兵乃以羸卒數百見付牛無鎧仗臣復為言伯嘉怒臣撈掠幾死臣立功累年頗有寸效伯嘉挾私陵轢無復宣撫同僚之禮臣欲不言恐他日反為所誣無以自明上問宰臣奏曰太原重鎮防秋在邇請勑諭和解詔曰太原兵衛若以私忿廢國事國家何賴焉卿等同心戮力以分北顧之憂無執前非誤大計也七月伯嘉改知歸德府事哈達改武寧軍節度使御史臺奏宣撫副使哈達訴元帥伯嘉以私忿加箠楚

令本臺廉問既得其事遂不復窮治若哈達奏實伯嘉安得無罪伯嘉無罪哈達合坐欺罔乞審正是非明示黜陟宣宗曰今正防秋且已初河東行省胥鼎奏完顔伯嘉屢言同知西京留守兼臺州刺史完顔琢可倚之以復山西朝廷遷官賜姓令屯代北扼太和嶺今聞諸隘悉無琢兵葢琢挈太原之衆保五臺剽掠耳如尚以伯嘉之言為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内地分處其衆以備不測之變宰臣奏已遣官體究琢軍且令太原

元帥府烏庫哩德升召琢使之矣當以此意報鼎無何德升奏琢兵數萬分屯代州諸險拒戰甚力其衆烏合非琢不可制胥鼎復奏宣差提控瓜爾佳實倫言琢方招降人謀復山西盤桓于忻代定襄間恣為侵擾無復行意發掘民粟戕殺無辜雖曰不煩官廩慱易為名實則攘刼欺國害民無如琢者實倫之言如此臣已令帥府禁止之矣宰臣奏所遣官自忻代來云不見刼掠之迹惟如德升言便從之伯嘉至歸德上言乞雖犯死罪

以下納粟贖免宰臣奏伯嘉前在代州嘗行之葢一時之權不可為常法遂寢俄改簽樞密院事未閱月改知河南府事是時甫經兵後乏兵食伯嘉令輸棗栗菜根足之皆以為便興定元年知河中府充宣差都提控未幾召為吏部尚書二年改御史中丞初貞祐四年十月詔以兵部尚書簽樞密院事富察伊爾必斯為右副元帥備禦潼關陝州次澠池土濠村兵不戰而潰伊爾必斯逸去亡所佩虎符變易姓名匿柘城與其妻妹前韓

州刺史喀齊喀男婦赫舍哩氏及僕婦傚民舍居止喀齊喀母圖克坦氏聞之捕執赫舍哩斷其髮拘之佛寺中伊爾必斯復亡去監察御史完顔藥師劾奏乞就詰赫舍哩及僕婢當得所在其妻子見在京師亦無容不知請窮治有司方繫其家人特命釋之詔曰伊爾必斯若能自出當免極罪伊爾必斯乃使其子上書請圖後効尚書省奏伊爾必斯幸特赦死當詣闕自陳乃令其子上書猶懐顧望伯嘉劾之曰古之為將者受命之日

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凶門而出以示必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伊爾必斯膺國重寄握兵數萬未陣而潰委棄虎符既不得援枹鼓以死敵又不能負斧鑕而請罪逃命竄伏猥居里巷挾匿婦人爲此醜行聖恩寛大曲赦其死自當奔走闕庭皇恐待命安坐要君略無忌憚迹其情罪實不容誅比而不懲朝綱廢矣乞尸諸市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宣宗曰中丞言是業已赦之矣伊爾必斯乃除名五月克宣差河南

提控捕蝗許決四品以下宣宗憂旱伯嘉奏曰日者君之象陽之精旱熯乃人君自用亢極之象宰執以為寃獄所致夫爕和陰陽宰相之職而猥歸咎於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論汝礪輩不知所職其罪大矣漢制災異策免三公顧歸之有司邪臣謂今日之旱聖主自用宰相謟諛百司失職實比之由高琪汝礪深怨之禮部郎中移延呼喇勒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明日伯嘉諫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為桀

紂葢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亡呼喇勒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為堯舜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為恩曷若置之而不問宰相請脩山寨以避兵伯嘉諫曰建議者必曰據險可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為國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為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

有君未必有國也高琪汝礪聞之怒愈甚十二月以御史中丞權參知政事元帥左監軍行尚書省元帥府于河中控制河東南北路便宜從事興定三年伯嘉至河中奏曰本路衝要不可闕官凡召辟者每以艱險為辭乞凡檄召無故不至者宜令降罰悉心幹當者視所歷升遷詔召不至者決杖一百餘如所請廷議欲棄河東徙其民以實陝西伯嘉上書諫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

也大忤宰執意須之召還罷為中丞伯嘉入見奏曰如臣駑鈍固宜召還更須速遣大臣鎮撫宣宗深然之伯嘉上疏曰國家兵不强力不足以有為財不富賞不足以周衆獨恃官爵以激勸人心近日以功遷官赴都求調者有司往往駮之冐濫者固十之三既與而復奪之非所以勸功也乞應軍功遷官宣勑無偽者即準用之又曰自兵興以來河北桀黠往往聚衆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署以職名無為他人所主又曰河東河北有

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踰等級授以本處見任之職又曰河中晉安被山帶河保障關陝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四年秋河南大水充宣慰副使按行京東奏曰亳州災最甚合免三十餘萬石三司止奏除十萬石民將重困惟陛下憐之詔治三司奏災不以實罪伯嘉行至蘄縣聞前有紅襖賊不敢至泗州監察御史烏克遜納新

劾伯嘉違詔不遍按視又曰伯嘉知永城縣主簿蒙古額哩埒不法沈丘令仉爾佳托雲受賄匿而不發前穀城縣令通吉鼎珠可嘗受業伯嘉伯嘉諷御史辟之詔有司鞫問會赦免五年起為彰化軍節度使改翰林侍講學士伯嘉純直不與時低昂嘗曰生為男子當益國澤民其他不可學也高汝礪方希寵固位伯嘉論事輒與之忤由是毀之者衆元光元年坐言事過切降遥授同知歸德府事二年三月遥授集慶軍節度使權參知

政事行尚書省于河中率陝西精鋭與平陽公史詠共復河東頃之伯嘉有疾六月薨伯嘉去太原後完顏琢寓軍平定石仁寨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以閻德用充本州提控德用桀驁蓄姦謀鐸不能制委曲容庇之興定二年德用率所部掩襲殺琢及官屬程珪等百餘人遂據石仁寨鐸懼挈家奔太原德用遂據平定州十月詔誅范鐸

珠格筠壽貞祐間為器物局直長遷副使貞祐三年七

月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筠壽以其家所有鞠仗以進因奏曰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下當坐薪懸膽之日奈何以毬鞠細物動摇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筠壽為橋西提控

贊曰孟鑄宗端脩路鐸盡言於章宗皆擯斥不遂鑄劾呼沙呼可謂先知雖行其言弗究厥罰厥後呼沙呼逆謀胥持國終至于誤國而不悟也宣宗時完顔蘇嚕許

古皆敢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礪之手簀土不能塞河決有以也夫完顏伯嘉以著功參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之難也如是哉珠格筠壽所謂執藝事以諫者邪

張煒字子明洺州永年人本名爗避章宗嫌名改焉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葭州軍事判官再遷中都左警巡使煒喜言功利寡廉節交通部民閻元𦋺縉紳薄之累官户部員外郎承安五年天色久陰晦平章政事張萬公奏此由君子小人邪正不分所致君子宜在內小人

宜在外章宗問孰為小人萬公對曰戶部員外郎張煒文繡署丞田櫟都水監丞張嘉貞雖有幹才無德而稱好奔走以取勢利大抵論人當先德後才詔三人皆與外除煒出為同知鎮西軍節度使事轉同知西京轉運使事是時大築界牆被行戶工部牒主役事丁母憂起復桓州刺史奏請以鹽易米事且所言利害甚多恐涉細碎不敢盡上詔尚書省曰張煒通曉人也朕不能縷詰卿等詳問之毋為虛文光宣差西北路軍儲自言斂

不及民可以足用大抵募商賈縱其販易不問所從來

姦人往往投牒妄指產業疏鄰保姓名煒信之多與之

錢已而亡去即逮繫鄰保使之代償一路為之疲敝以

故舊鎰罽繒絮皮革折給軍士皆棄於道而去歲餘改

戶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俱兼規措職事左丞相崇浩

奏張煒長於恢辦比戶部給錢三十萬已增息十四萬

矣請給錢通百萬令從長恢辦乞不隸省部委臣專一

提控有應奏者許煒專達歲差幹事官計本息具奏上

從其請泰和六年伐宋煒進銀五千兩詔曰汝幹集資儲固其職也毋令軍士有議國家人之短汝朕皆知之惟能興利斯惟汝功自西北路召還勾計諸道倉庫除僉三司事上問誰可代御規措者煒舉中都轉運戸籍判官王謙謙至西北路盡發煒前後散失錢物以鉅萬計對獄者積年大安三年起為同僉三司事會河東兵敗軍士猶云張宣差刻我欲倒戈殺之累遷戸部侍郎貞祐初遷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二年春中都乏

糧詔同知都轉運使事邊源以兵萬人護送通州積粟軍敗死馬平章政事高琪舉煒代源行六部事以勞進官一階改河北東路轉運使宣宗遷汴佐尚書右丞胥鼎前路排頓及修南京宮闕無何坐事降孟州防禦使三年遷安國軍節度使致仕宣宗初以煒有才旣察其無實遂不復用貞祐四年卒

高玹渤海人以廕補官累調貴德縣尉提刑司舉任繁劇遷奉聖州録事察廉遷内黄令累官左藏庫副使元

妃李氏以皁幣易紅幣玹獨拒不肯易元妃奏之章宗大喜遣人諭之曰所執甚善今姑與之後不得為例轉儀鸞局少府少監改户部員外郎安州刺史大安中越王永功判中山玹以王傅同知府事改同知河南府尹安撫使徙同知大名府兼本路安撫使貞祐二年遷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録大名功遷三官致仕興定四年辛

李復亨字仲修欒州河津人年十八登進士第復中書

判優等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

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

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蠟馬血火煆之則刃青其

人款伏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

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

驚躍詰之乃引伏察廉遷臨洮府判官改陜西東路戸

籍判官轉河東北度支判官泰和中伐宋充宣撫司經

歷官遷解鹽副使歷保大震武同知節度使丁母憂起

復同知震武節度加遥授忻州刺史貞祐間歷左司員外郎郎中遷翰林直學士行三司事興定三年上言近日興師伐宋恐宋人乘虛掩襲南鄙故籍邊郡民為軍今大軍已還乞罷遣歸本業從之復亨舉陳留縣令程震等二十九人農桑有效徵科均一朝廷皆遷擢之是歲七月置京東京西京南三路行三司掌勸農催租軍須科差及鹽鐵酒榷等事戶部侍郎張師魯攝東路治歸德戶部侍郎完顏萍伊蘇攝南路治許州復亨攝西

路治中京實河南府三司使侯摯總之復亨奏民間銷毀農具以供軍𥜲且竊以為未便汝州魯山寶豊鄧州南皆產鐵募工置冶可以獲利且不厲民又奏陽武設賣鹽官以佐軍用乞禁止滄濵鹽勿令過河河南食陽武解鹽河北食滄濵鹽南北俱濟詔尚書省行之九月以勸農有勞遷兵部尚書再閱月轉吏部尚書權叅知政事四年三月真拜叅知政事兼修國史七月河南雨水害稼復亨為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顔伯嘉副之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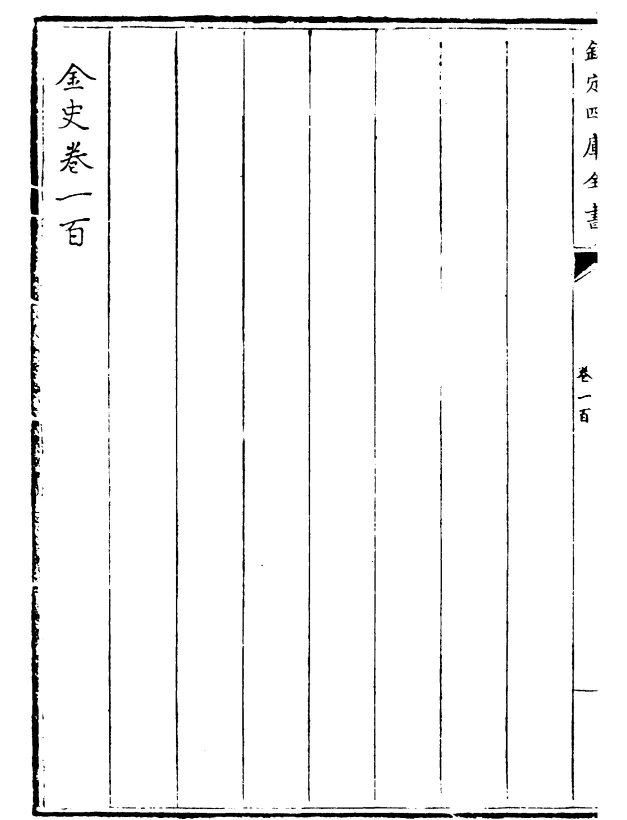
郡縣凡官吏貪汙不治者得廢罷推治復亨奏乞禁宣慰司官吏不得與州府司縣行總管府及管軍官會飲又奏曰詔書令臣民閒差發可免者免之民養驛馬此役最甚使者求索百端皆出養馬之家人多逃竄職此之由可依舊設回馬官使者食料皆官給之歲終會計均賦于民又奏河南閑田多可招河東河北移民耕種被災及沿邊郡縣租稅全免内地半之以救塗炭之民資蓄積之用詔有司議行焉還奏南陽禾麥雖傷土性

宜稱今因久雨乃更滋茂田凡五百餘頃畝可收五石都得二十五萬餘石可增直糴稻給唐鄧軍食縁詔書不急科役即令免罷臣不敢輒行如以臣言為然乞付有司計之制可無何被詔提控軍興糧草復亨奏河渡不通陜西鹽價踊貴乞以粟互易足兵食詔戸部從長規措復亨有會計才號能吏當時推服故驟至通顯既執政頗矜持以私自營謷望頓減五年三月廷試進士復亨監試進士盧元謬誤濫放及第讀卷官禮部尚書

趙秉文翰林待制崔禧歸德治中時戩應奉翰林文字
程嘉善當奪三官降職復亨當奪兩官趙秉文嘗請致
仕宣宗憐其老降兩階以禮部尚書致仕復亨罷為安
國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十一月城破自殺年四十六贈
資德大夫知河中府事

贊曰大凡兵興則財用不足是故張煒李復亨乘時射
利聚歛為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煒復亨宣慰南陽還
奏稱熟可糴所謂聚歛之臣者二子之謂矣高汯之守

葳君子頗有取焉




金史卷一百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楊　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一百一至一百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四十三

金史卷一百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三十九

承暉本名福興　穆延盡忠本名摶多

布薩端本名齊錦　耿端義　李英

富珠哩德裕本名富拉塔　烏庫哩慶壽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益都尹鄭

家塔呼喇鄂摩穆昆大定十五年選充符寶祗候遷筆硯直長轉近侍局直長調中都右警巡使章宗爲皇太孫選充侍正章宗即位遷近侍局使孝懿皇后妹夫烏頁爾世宗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宮城門召之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烏頁爾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未幾遷兵部侍郎兼右補闕初置九路提刑司承暉東京咸平等路提刑副使改同知上京留守事御史臺奏承暉前爲提刑豪猾屏息遷臨海軍節度使歷利涉遼海

軍遷北京路提刑使歴知咸平臨潢府爲北京留守副留守李東陽素貴承暉自非公事不與交一言改知大名府召爲刑部尚書兼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裕爾罕都遷織染署直長承暉駁奏曰罕都以廕得官别無才能前爲大陽渡譏察纔八月擢惠民司都監已爲太擾依格兩除之後當再入監差今乃超授隨朝八品職任况罕都乃平章鎰之甥不能不涉物議上從承暉議召圖克坦鎰責之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

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慙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事雨潦害稼承暉決引潦水納之濠隍及伐宋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起承暉言捕盜不即獲比奏報或遷官去官請權行的決尚書省議明安依舊收贖穆昆奏報其餘鈐轄都軍巡尉先決奏聞俟事定復舊從之及罷兵盜賊渠

魁稍就招降猶往往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司請發數萬人刊除林木則盜賊無所隱矣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也齊人易動驅之入山必有凍餓失所之患此誨盜非止盜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赭哉議遂寢是時行限錢法承暉上疏畧曰貨聚於上怨結於下不報改知興中府事衛紹王即位召爲御史大夫拜參知政事駙馬都尉圖克坦默啰與其父南平干政

事大爲姦利承暉面質其非進尚書左丞行省于宣德參知政事承裕敗績于會河堡承暉亦坐除名至寧元年起爲橫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召拜尚書右丞承暉即日入朝妻子留滄州滄州破妻子皆死赫舍哩執中伏誅進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中都被圍承暉出議和事宣宗遷汴進拜右丞相兼都元帥徙封定國公與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暉以尚書左丞穆延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盡忠悉以兵事付之已乃

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頃之莊獻太子去之右副元帥富察齊錦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詔以穆延盡忠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三年二月詔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兵元帥左都監烏庫哩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人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參知政事大名行省富珠哩德調遣繼發救中都承暉間遣人以礬寫奏曰齊錦既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

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詔曰中都重地廟社在焉朕豈一日忘也已趣諸路兵與糧俱往卿會知之及詔中都官吏軍民曰朕欲紓民力遂幸陪都天未悔禍時尚多虞道路久梗音問難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風霜思惟報國靡有貳心俟兵事之稍息當不愛於旌賞今已會合諸路兵馬救援故兹獎諭想宜知悉永錫慶壽等軍至霸州北三月乙亥李英被酒軍無紀律大元兵攻之英軍大敗是時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暉成功

諸將顧望旣而以刑部侍郎阿克占桑阿爲左監軍行元帥府于清州同知眞定府事鈕祜祿和爾察爲右都監行元帥府于保州戸部侍郎侯摯行尚書六部往來應給終無一兵至中都者慶壽軍聞之亦潰承暉與穆延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約盡忠同死社稷盡忠謀南奔承暉怒卽起還第亦無如盡忠何召盡忠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顔實庫至謂曰始我謂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權畀平章嘗許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何

曰汝必知之實庫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辦未曰辦矣承暉變色曰社稷若何實庫不能對叱下斬之承暉起辭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其表皆論國家大計辨君子小人治亂之本歷指當時邪正者數人曰平章政事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終害國家因引咎以不能終保都城爲謝復謂妻子死于滄州爲書以從兄子永

懷爲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之皆與從良書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歎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薨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盡忠出奔中都不守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師安石奉遺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設奠於相國寺

哭之盡哀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諡忠肅詔以永懷為器物局直長永懷子蘇色爲奉御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爲忘年交

穆延盡忠本名摶多上京路明安人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調高陽朝城主簿北京臨潢提刑司知事御史臺舉廉能遷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翰林修

撰同知德昌軍節度事簽北京按察司滑州刺史改恩州上言凡買賣軍器乞令告給憑驗以防盜賊私市尚書省議止聽係籍人匠貨賣有知情售不應存留者同私造法從之遷山東按察副使坐虛奏田稼豐收請糴常平粟詐稱宣差和糴降虢州刺史改乾州泰和六年伐宋爲元帥右監軍完顏充經歷官坐奏報稽滯杖五十八年入爲吏部郎中累遷中都西京按察使是時赫舍哩執中爲西京留守與盡忠爭私意不協盡忠陰伺

執中過失申奏執中雖跋扈善撫御其部曲容於居庸

北口置腹心刺取按察司文字及執中自紫荊關走還

中都詔盡忠爲左副元帥兼西京留守以保全西京功

進官三階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段絹二百疋未幾拜

尚書右丞行省西京貞祐初進拜左丞詔曰卿總領行

省鎮撫陪京守禦有功人民攸賴朕新嗣祚念爾重臣

益勉乃力以副朕懷二年五月自西京入朝加崇進封

申國公賜玉帶金鼎重幣二年進拜都元帥左丞如故

宣宗遷汴與右丞相承暉守中都承暉爲都元帥盡忠復爲左副元帥十月進拜平章政事監修國史左副元帥如故宣宗詔盡忠善撫糺軍盡忠不察殺糺軍數人已而中都受圍承暉以盡忠久在軍旅付以兵事嘗約同死社稷及烏庫哩慶壽等兵潰外援不至中都危急密與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顔實庫謀棄中都南奔已戒行李期以五月二日向暮出城是日承暉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無奈盡忠何徑歸家召實庫問之知將

以其夜出奔乃先殺實庫然後仰藥而死是日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出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謂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以爲信然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顧矣中都遂不守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能至此盡忠至南京宣宗釋不問棄中都事仍以爲平章政事盡忠言記注之官奏事不當回避可令左右司官兼之宣宗以爲然盡忠奏應奉翰林文字完顏蘇嚀可爲近侍局宣宗曰

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宫中出身雜以他流恐或不和盡忠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旣令預政固宜慎選宣宗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事得議論訪察即爲預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許察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請謁營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近侍體察何由知之盡忠乃謝罪參政德升繼之曰固當慎選其人宣宗曰朕於庶官曷嘗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實無才力者視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富察齊錦以刺史立功驟

升顯貴輒懷異志布希萬努委以遼東乃復肆亂知人之難如此朕敢輕乎衆以富察烏錦為公幹乃除副使以色埒默為淳直乃用爲提點若烏庫哩沙琿乃汝等共舉之朕豈不盡心哉德升曰比來訪察開決河隄水損田禾等覆之皆不實上曰朕自今不敢問若輩外間事皆不知朕幹何事但終日默坐聽汝等所為矣方朕有過汝等不諫今乃面訐此豈為臣之義哉德升亦謝罪赫舍哩執中之誅近侍局嘗先事啓之遂以為功陰

秉朝政高琪託此輩以自固及盡忠德升面責愈無所忌未幾德升罷相盡忠下獄自是以後中外蔽隔以至于亡盡忠與高琪素不相能疑宣宗頗疎已高琪間之其兄烏哩雅為許州監酒秩滿求調南京盡忠與烏哩雅語及中都事曰適來上頗疎我此高琪所爲也若再主兵必不置此呼沙呼之子執爲爲之烏哩雅曰然九月尚書省奏遙授武寧軍節度副使圖克坦烏登告盡忠謀逆上憮然曰朕何負摶多彼棄中都凡祖宗御容

及道陵諸妃皆不顧獨與其妾偕來此固有罪乃命有司鞫治問得與兄烏哩雅相語事遂幷烏哩雅誅之

布薩端本名齊錦中都路和爾和必喇明安人事親孝選充護衛除太子僕正滕王府長史宿直將軍邳州刺史尚廐局副使右衛將軍章宗卽位轉左衛章宗朝隆慶宮護衛哈噶邀駕陳言端叔父呼都克預弒海陵端不宜在侍衛詔杖哈噶六十代撰章奏人杖五十丁憂起復東北路招討副使改左副點檢轉都點檢歷河南

陝西統軍使復召爲都點檢承安四年上如薊州秋山獵端射鹿誤入圍杖之解職泰和三年起爲御史大夫明年進拜尚書左丞六年詔大臣議伐宋皆曰無足慮者左丞相崇浩參知政事賈鉉亦曰狗盜鼠竊非舉兵也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豈敢白日列陳犯靈壁入渦口攻壽春邪此宋人欲多方誤我不早爲之所一旦大舉入寇將墮其計中上深然之未幾丁母憂起復尚書左丞平章政事布薩揆伐宋發兵南京詔端行省主留

務布薩揆已渡淮次廬州宋使皇甫拱奉書乞和端奏其書朝議諸道兵既進疑宋以計緩師詔端遣拱還宋七年布薩揆以暑雨班師端還朝初婦人阿里布嫁為武衛軍士妻生二女而寡常託夢中言以惑衆頗有驗或以為神乃自言夢中屢見白頭老父指其二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庭必得皇嗣是時章宗在位久皇子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之既而京師久不雨阿里布復言夢見白頭老父使己祈雨三日必大澍足過三日雨

不降章宗疑其誕妄下有司鞫問阿里布引伏詔讓端

曰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後人謂朕信其妖妄實由卿啓

其端倪鬱于予懷念之難置其循省于往咎思善補于

將來恪整乃心式副朕意端上表待罪詔釋不問頃之

進拜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八年宋人請盟端還一官章

宗遺詔内人有娠者兩位生子立為儲嗣衛紹王即位

命端與尚書左丞孫即康護視章宗内人有娠者泰和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章宗崩二十二日大醫副使儀師

顏狀診得范氏胎氣有損明年四月有人告元妃李氏教承御賈氏詐稱有身元妃承御皆誅死端進拜右丞相授世襲穆昆貞祐二年五月判南京留守與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表請南遷凡三奏宣宗意乃決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詔遷都明年中都失守宣宗至南京以端知開封府事頃之為御史大夫無何拜尚書左丞相三年兼樞密副使未幾進兼樞密使數

月以左丞相兼都元帥行省陝西給親軍三十人騎兵三百爲衛次子宿直將軍納丹珠侍行賜契紙勘同曰緩急有事以此召卿端招遥領通安軍節度使完顏果勒卽日來歸奏遷知平涼府事諸將聞之皆感激遣納喇巴克繖招諭臨洮果爾五族都管成格勒積石州將羅雅爾唐及道精族都管阿凌結蘭州巴鄂特族都管汪三郎等相繼内附汪三郎賜姓完顏後爲西方名將四年以疾請致仕不許遣近侍與太醫診視端雖癃老

凡朝廷使至必遠迓宴勞不懈故譏構不果行宣宗聞之許自今專使酒三行别于儀門他事經過者一見而止初同華舊屯陝西軍及河南步騎九千餘人皆隷陝州宣撫副使永錫端奏潼關之西皆陝西地請此軍隷行省緩急可使朝廷從之及大元兵入潼關永錫坐誅而罪不及端興定四年朝廷以知臨洮府事承裔爲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於鳳翔端奏隴外十州介宋夏之間與諸番雜處先於鞏州置元帥府以鎮之今承裔以

隴外萬兵移居鳳翔臣恐一旦有警援應不及乞令承裔行元帥府於鞏州若以鳳翔密邇宋界則本路屯兵已多但令總管攝行帥事與京兆鞏相爲首尾足以備緩急矣從之是歲薨訃聞宣宗震悼輟朝贈延安郡王諡忠正正大三年配享宣宗廟庭子納丹珠為定國軍節度使天興初納丹珠之子莽噶嘉們與兄實勒們及護衛延扎桑阿飲莽噶嘉們詐以事出投北兵省以刑部郎中趙楠推其家屬及同飲人時上下迎合必欲以

知情處之至於莽噶嘉們妻皆被訊掠其母完顏氏曰莽噶嘉們通其父妾父殺此妾莽噶嘉們不自安遂叛求脫命而已委曲推問無知情之狀省中微聞之召小吏郭從革喻以風旨從革言之楠方食擲匕筯於案大言曰寧使趙楠除名亦不能屈斷無辜人遂以不知情奏且以妾事上聞上曰丞相功臣納丹珠父子俱受國恩吾已保其不知情也立命赦出之楠字才美進士高平人

耿端義字忠嗣博州博平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滑州軍事判官歷上洛縣令安化順義軍節度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汾陽軍節度副使改都轉運司戶籍判官轉太常博士遷太常丞兼秘書郎再除左司員外郎歷太常少卿兼吏部員外郎同修國史戶部郎中河北東路按察副使同知東平府事充山東安撫使宣宗判汾陽軍是時端義為副使宣宗卽位召見訪問時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戶部侍郎未幾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

中都被圍將帥皆不肯戰端義奏曰今日之患衛王啓之士卒縱不可使城中軍官自都統至穆昆不啻萬餘遣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議竟不行中都解圍端義請遷南京既而布薩端二表皆言遷都事宣宗意遂決是歲薨宣宗輟朝賻贈甚厚遣使祭葬

李英字子賢其先遼陽人徙益都中明昌五年進士第調淳化主簿登州軍事判官封丘令丁父憂服除調通遠令番部取民物不與直攝之不時至即掩捕之論如

法補尚書省令史大安三年集三品以上官議兵事英
上疏曰軍旅必練習者珠格高琪烏克遜鄂屯納喇奎
騰穆延盡忠先朝嘗任使可與商略餘者紛紛恐誤大
計又曰比來增築城郭修完樓櫓事勢可知山東河北
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爲孤城矣不報除吏部主事貞祐
初攝左司都事遷監察御史右副元帥珠格高琪辟爲
經歷官乃上書高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
之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

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為他矣又曰可
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
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
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恥之高琪奏其書即除
尚書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隷焉
二年正月乘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祖等四百九
十人出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軍
民旬日得萬餘人擇衆所推服者領之詭稱土豪時時

出戰被創召還還翰林待制因獻十策其大槩謂居中土以鎮四方委親賢以收中都立藩屏以固闗隘集人力以防不虞養馬力以助軍威愛禾稼以結民心明賞罰以勸百官選守令以復郡縣幷州縣以省民力頒施行之宣宗南遷與左諫議大夫巴古喇俱爲御前經歷官詔曰扈從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宣宗次真定以英爲國子祭酒充宣差提控隴右邊事無何召爲御史中丞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

在于激濁揚清奬進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効庶幾人人自勵爲國家用矣宣宗嘉納之自兵興以來亟用官爵爲賞程陳僧敗官軍于龕谷遣僞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果勒果勒立殺之詔除通遠軍節度使加榮祿大夫賜姓完顏氏英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爲貴比來醲於用賞實駭聞聽帑藏不足惟恃爵

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蘭州西關堡守將王果勒
向以微勞既蒙甄録頃者堅守關城誘殺賊使諭其忠
節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無負矣急於勸
奬遂擢節鉞加階二品賜以國姓若取蘭州又將何以
待之陜西名將項背相望曹吉遜包長壽東永昌圖克
坦徹爾郭祿大皆其著者果勒藐然賤卒一朝處衆人
之右爲統領官恐衆望不厭難得其死力宣宗以英奏
示宰臣宰臣奏果勒奮發如此賞以異恩殆不爲過上

然其言中都久圍丞相承暉遣人以礬寫奏告急詔元帥右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庫哩慶壽將兵英收河間清滄義軍自清州督糧運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英被酒與大元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五月中都不守宣宗猶加恩贈通奉大夫謚剛貞官護葬事録用其子云

富珠哩德裕本名富拉塔隆安路明安人補樞密院尚

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監察御史遷少府監丞明昌末修北邊濠塹立堡寨以勞進官三階授大理正丁母憂起復廣寧治中歷順州濱州刺史坐前在順州市物虧直遇赦改刺瀋州累官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帥左都監遷左監軍兼臨潢府路兵馬都總管坐士馬物故多及都統諳達私率官兵救護家屬德裕蔽之御史劾奏逮獄遇赦謫寧海州刺史稍遷泗州防禦使武勝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

召為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兼簽樞密院事行省大名

詔發河北兵救中都凡真定中山保涿等兵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之大名河間清滄觀霸河南等兵德裕將之

并護清滄糧運德裕不時發及李英至霸州兵敗糧盡亡失坐弛慢兵期責授沂州防禦使尋知益都府事興定元年二月卒

烏庫哩慶壽河北西路明安人由扎布書畫充奉御除近侍局直長再轉本局使禦邊有勞進一階賜金帶泰

和四年遷本局提點是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泰和六年伐宋從右副元帥完顏匡出唐鄧爲先鋒都統賜御弓二以騎兵八千攻下棗陽頃之完顏匡軍次白虎粒遣都統完顏諳達取隨州遣慶壽以兵五千扼赤岸斷襄漢路行與宋兵遇斬首五百級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戍兵皆潰遂與大軍渡漢江圍襄陽元帥匡表薦慶壽謀略出衆上嘉之進一官遷拱衛

直都指揮使提點如故初慶壽上書云汝州襄城縣去汝州遠於許州兩舍請割隸許州便尚書省議汝州南有鵶路舊屯四千其三千在襄城今割襄隸許州道里近便仍食用解鹽其屯軍三千依舊汝州總押從之八年罷兵遷兩階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有疾賜御藥衛紹王即位改左副點檢近侍局如故未幾坐與黄門李新喜題品諸王免死除名久之起為保安州刺史歷同知延安府西北西南招討副使隸州防禦使興平

軍節度使貞祐二年遷元帥右都監以保全平州功進官五階賜金吐鶻重幣十端頃之宣宗遷汴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閱月知大興府事未行改左副點檢兼親軍副都指揮數月知彰德府事三年中都危急改元帥左都監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救中都次霸州北兵潰頃之中都不守改大名府權宣撫使未幾知河中府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四年遷元帥右監軍兼陝西統軍使駐兵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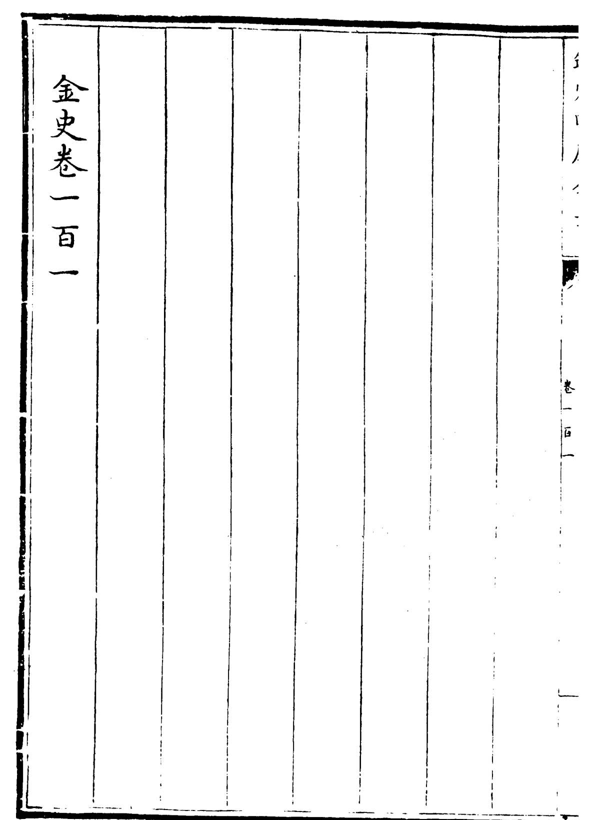
安敗夏人于安塞堡戰于鄜州之倉曲谷有功興定元年與簽樞密院事完顏薩布經略伐宋敗宋兵于泥河灣石濠村斬首三千級獲馬四百匹牛三百頭器械稱是復破宋兵七千於樊城縣既而以軍士多被傷奏不以實詔有司鞫問已而釋之歷鎮南集慶軍節度使卒

贊曰承暉守中都朞年相為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大抵宣宗既遷汴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勢決矣布薩端耿端義似忠而實愚穆延盡忠委中

都肅何議馬高琪忌承暉成功富珠哩德裕緩師期姦

人之黨於是何誅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烏庫

哩慶壽無罰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金史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四十四

金史卷一百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

布薩安貞本名阿哈　田琢　元顏弼本名達布布

蒙古綱本名呼爾根　必喇阿嚕岱

布薩安貞本名阿哈以大臣子充奉御父揆尚韓國公主鄭王永蹈同母妹也永蹈誅安貞罷歸召爲符寶祗

侯復爲奉御尚邢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襲額特赫格們明安歷尚衣直長御院通進尚藥副使丁母憂起復轉符寶郎除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歷邳淄涿州刺史拱衛直都指揮使貞祐初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遷元帥左都監二年中都解嚴河北州郡未破者惟真定大名東平清沃徐邳海州而已朝廷遣安貞與兵部尚書費摩子仁刑部尚書武都分道宣撫於是除安貞山東路統軍安撫等使初益都縣人楊安國

自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伐宋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郡招捕之安兒降隷諸軍累官刺史防禦使大安三年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古哈達爲都統安兒爲副統戍邊至雞鳴山不進衛紹王驛召問狀安兒乃曰平章參政軍數十萬在前無可慮者屯駐雞鳴山所以備間道透漏者耳朝廷信其言安兒乃亡歸山東與張汝揖聚黨攻劫州縣殺略官吏山東大擾安貞至益都敗安兒

于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徐汝賢以城降安兒賊勢復振登州刺史耿格開門納僞鄒都統以州印付之郊迎安兒發帑藏以勞賊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凡符印詔表儀式皆格草定遂陷寧海攻濰州僞元帥郭方三據密州略沂海李全略臨朐扼穆陵關欲取益都安貞以沂州防禦使布薩瑠嘉爲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顔額琳爲右翼七月庚辰安貞軍昌邑東徐汝賢等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暮轉戰三十里殺賊

數萬獲器械不可勝計壬午賊棘七率衆四萬陣于辛河安貞令瑠嘉由上流膠西濟繼以大兵殺獲甚衆甲申安貞軍至萊州僞寧海州刺史史潑立以二十萬陣于城東瑠嘉先以輕兵薄賊諸將繼之賊大敗殺獲且半以重賞招之不應安貞遣萊州黥卒曹全張德田貴宋福詐降于徐汝賢以爲內應全與賊西南隅戍卒姚雲相結約納官軍丁亥夜全縋城出潛告瑠嘉瑠嘉募勇敢士三十人從全入城姚雲納之大軍畢登遂復萊

州斬徐汝賢及諸賊將以徇安兒脫身走額琳以兵追之耿格史潑立皆降瑠嘉畧定膠西諸縣宣差伯特完襲殺郭方三復密州餘賊在諸州者潰去安兒嘗遣梁居實黄縣甘泉鎮監酒舒穆嚕充浮海赴遼東構瑠格已具舟皆捕斬之十一月戊辰曲赦山東除楊安兒耿格及諸故官家作過驅奴不赦外劉二祖張汝楫李思温及應脅誘從賊并在本路自為寇盗罪無輕重竝與赦免獲楊安兒者官職俱授三品賞錢十萬貫十二月

辛亥耿格伏誅妻子皆遠徙諸軍方攻大沫堌赦至宣撫副使知東平府事烏凌阿與節引軍還賊衆乘之復出爲患詔以陜西統軍使完顔弼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使其後楊安兒與汲政等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墜水死三年二月安貞遣提控赫舍哩約赫德破巨蒙等四堌及破馬耳山殺劉二祖賊四千餘人降餘黨八千擒僞宣差程寛招軍大使程福招降脅從百姓三萬餘人安貞遣兵會宿州提控瓜爾佳錫

爾格攻大沫堌賊千餘逆戰錫爾格以騎兵擊之盡殪
提控默呼奪其北門以入別軍取賊水寨諸軍繼進殺
賊五千餘人劉二祖被創獲之及僞參謀官崔天祐楊
安兒僞太師李思温餘衆保大小峻角子山前後追擊
殺獲以萬計斬劉二祖詔遷賞默呼等有差詔尚書省
曰山東東西路賊黨猶嘯聚作過者詔書到日並與免
罪各令復業在處官司盡心招撫優加存卹無令失所
十月安貞遷樞密副使行院于徐州四年二月楊安兒

餘黨復擾山東詔安貞與蒙古綱完顏弼以近詔討之五月安貞遣兵討郝定連戰皆克殺九萬人降者三萬餘郝定僅以身免獲僞金銀牌器械甚衆來歸且萬人皆安慰復業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破干戈相尋其黨往往復相團結所在寇掠皆衣紅衲襖以相識別號紅襖賊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國用安時青之徒焉興定元年十月詔安貞曰防河卒多老幼疲軟不勝執役之人其令速易之二年十二月開封

治中吕子羽等以國書議和于宋宋不受以安貞為左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及唐息壽泗行元帥府分道各將兵三萬安貞總之畫定期日下詔伐宋安貞至安豐宋兵七千拒戰權都事完顔呼喇勒衝擊敗之追至淝水死者二千餘人安貞至大江乃班師三年閏月安貞至自軍中入見于仁安殿呼喇勒進一階久之安貞燕見奏曰淝水之捷呼喇勒功第一臣之兵事皆咨此人功厚賞薄乞加賞以勸來者尚書省奏

凡行省行院帥府參議左右司經歷官都事以下皆遷一官所以絶求請之路塞姦倖之門也安貞之請不可從遂止五年復伐宋二月安貞出息州軍于七里鎮宋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宋兵方浚濠立柵安貞軍亟戰奪其柵宋黄統制團兵五千保黄土關關絶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遣輕兵分爲左右軍潛登别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翼日左右軍會于山顛俯瞰關内宋人守關者望之駭

愕不能立中軍急攻宋兵潰遂奪黄土關遂入梅林關拔麻城縣抵大江至黄州克之進克蘄州前後殺略不可勝計獲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師還安貞每獲宋壯士輒釋不殺無慮數萬因用其策輒有功宣宗謂宰臣曰阿哈將略固善矣此輩得無思歸乎南京密邇宋境此輩既不可盡殺安所置之朕欲驅之境上遣之歸如何宰臣不對六月甲寅朔尚書省奏安貞謀叛宣宗謂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曰朕觀此奏皆飾詞不實其

令覆案之戊寅幷其二子殺之以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緣坐詔曰銀青榮祿大夫左副元帥兼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布薩阿哈早籍世姻寖馳仕軌屬當軍旅之事益厚朝廷之恩爰自帥藩擢居樞府頃者南伐時乃奏言是俾行鱗介之誅而盡露梟獍之狀二城雖得多罪稔彰念勝負之靡常肯刑章之輕用始自晝因糧之計乃更嚴橫斂之期督促計司彫敝民力信其私意或失防秋顧利害之實深尚優容而弗問頃因近侍悉

露姦謀葢虞前後罪之上聞迺以金玉帶而夜獻審事情之詭秘命信臣而鞫推迨致款詞乃詳實狀自以積愆之著必非公憲所容欲結近臣之歡心俾伺内庭之指意如舋端之少露得先事而易圖因其方握兵權得以謀危廟祏事或不濟計即外奔前日之俘隨時誅戮獨於宋族曲活全門示其悖德於敵讎豫冀全身而納用初安貞破蘄州獲宋宗室不殺而獻之遂以爲罪安貞憂讒以賄近侍局乃以質成其誣安貞典兵征伐嘗

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自忠義授至安貞凡三世大將焉初安貞破蘄州所得金帛分給將士南京都轉運使行六部事李特立金安軍節度副使赫舍哩富拉塔大名路總管判官尼楚赫因而欺隱事覺特立當死富拉塔尼楚赫當杖一百除名詔薄其罪特立奪三官降三等富拉塔尼楚赫奪兩官降二等云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中明昌五年進士調寧邊荏平主簿潞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税副使丁父憂起復懷

安令補尚書省令史貞祐二年中都被圍琢請由間道往山西招集義勇以爲宣差兵馬提控同知忠順軍節度使事經畧山西琢與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飛狐還蔚州用伏甲於路將邀而殺之琢知其謀自别道入定安用入蔚州殺觀察判官李宜錄事判官馬士成永興縣令張福刼府庫倉廩以兵攻琢於定安琢與戰敗之用脱身走易州刺史芬徹縛送中都元帥府殺之是時勸農副使侯摯提控紫荆等關隘朝廷聞蔚州亂欲

以摯就代琢守蔚州令軍中推可為管押者卽以魏用
金牌佩之以安其衆丞相承暉奏田琢實得軍民心諳
練山西利害魏用將士本無勞効以用弄兵死禍遽爾
任用恐開倖門詔從之琢至蔚州誅與用同惡數人募
兵旬日得二萬人十月琢兵敗僅以身免招集散亡得
三萬餘人中山界屯駐而遣沈思忠招集西京蕩析百
姓得萬餘人皆願從河南琢上書此輩與河南鎮防往
往鄉舊若令南渡擇壯健為兵自然和協且可以招集

其餘也從之加沈思忠同知深州軍州事琢復遣沈思忠宮楫招弘州蔚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可克軍者萬五千人分屯蔚州諸隘皆願得沈思忠爲將詔加思忠順天軍節度副使提控弘蔚州軍馬宮楫副之頃之西山諸隘皆不能守琢移軍沃州沃州刺史完顔僧嘉努奏田琢軍二千五百人官廩不足發民窖粟猶不能贍其中多女直人均爲一軍不可復有厚薄可令於衛輝大名就食制可加琢河北西路宣撫副使遥授濬州防禦

使屯濬州琢欲陂西山諸水以衞濬州貞祐三年十一月河北行省侯摯入見奏河北兵食少請令琢汰遣老弱就食歸德琢奏此輩嶺外失業父子兄弟合爲一軍若離而分之定生他變乞以全軍南渡或徙衞州防河詔盡徙屯陜琢復奏臣幸徙安地然濬乃河北要郡今見糧可支數月乞俟來春乃行數日琢復奏濬不可守惟當還之宰臣劾琢前後奏陳不一請逮鞫問宣宗不許琢至陜上書曰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陜西葢不

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軍民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黄霸虞詡是也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明勑有司無蹈虚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傭力服勤若又不足則敎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已官司圍牧勢家兼幷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寛其負算省其傜役使盡力

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强兵之道也宣宗深然之陝西元帥府請益兵詔以琢衆與之興定元年朝廷易置諸將遷山東西路轉運使二年改山東東路轉運使權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書宣差便宜招撫使李旺據膠西琢遣益都治中張林討之生擒李旺八月萊州經畧使珠格山壽襲破李旺黨偽鄒元帥于小堌獲其前鋒于水等三十人追擊偽陳萬戶斬首八百級明日復破之于朱寒寨膠西高密官軍亦屢破之于諸村

及海島間是月棣州裨將張聚殺防禦使錫默重興遂據棣州襲濱川其衆數千人琢遣提控赫舍哩綽哈會兵討之聚棄濱專保棣州諸軍趣棣聚出戰敗之斬首百級生擒偽都統王仙等十三人餘衆奔潰追及于别寨攻拔之聚僅以身免遂復二州李全據安丘琢遣總領提控王政王庭玉討之宣差提控太府少監伯特完率政兵攻安丘敗馬提控王顯死之琢奏伯特完相視山東山堌水塞未嘗徧行獨留密州輒為此舉乞治其

罪詔遣官鞫伯特完會赦而止後昌樂縣令珠格罕都
臨朐縣令烏雅烏登福山縣令烏凌阿實嘉努壽光縣
巡檢赫舍哩綽哈破李全于日照縣琢承制各遷官一
階進職一等詔許之三年沂州注子堌王公喜構宋兵
據沂州防禦使圖克坦福定徒跣脫走百姓潰散琢奏
去歲顧王二嘗據沂州邳州總領提控納哈塔祿格前
爲同知沂州防禦事招集餘衆攻取百姓歸心可用祿
格取沂州今方在行省侯摯麾下乞發還取便道進討

制可後莒州提控燕寧復沂州王公喜復保注子堌琢
奏沂州須知兵者守之圖克坦福定已老納哈塔祿格
善治兵識沂形勢詔福定專治州事以祿格爲沂州總
領琢奏濰州刺史致仕通吉世顯能招集明安餘衆及
義軍却李全保濰州祿格破灰山堌沂境以安守兖州
觀察判官梁昱嘗攝淄州刺史率軍民力田徵科有度
饋餉不乏保全淄州土賊不敢發前猗氏主簿張亞夫
嘗權行部官主餉密州委曲購得糧二萬斛兵儲乃足

行至高密徵他州兵拒李全詔世顯升職從四品遥授同知海州事禄格遷一官升一等兖沂州宣差都提控梁昱遷一官同知淄州事張亞夫遷兩官密州觀察判官初張林本益都府卒有復立府事之功遂爲治中而克險不逞恥出琢下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欲因衆以去琢未有間也會于海牟佐據萊州琢遣林分兵討之林既得兵伺琢出卽率衆譟入府中琢倉猝入營領兵與林戰不勝欲就外縣兵且戰且行至章丘

兵變求救於鄰道不時至東平行省蒙古綱以狀聞宣宗度不能制林而欲馴致之乃遣人召琢還行至壽張疽發背卒

完顏弼本名達希布蓋州明安人克護衛轉十人長從丞相襄戍邊功最除同知德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鈐轄轉宿直將軍深州刺史泰和六年從左副元帥完顏匡攻襄陽破雷太尉兵積功加平南盪江將軍丁母憂起復八年除南京副留守壽州防禦使大安二年入爲武

衛軍副都指揮使三年以本官領兵駐宣德會河之敗

弼被創馬中流矢押軍千戶瓜爾佳旺嘉努以馬授弼

遂得免尋遷右副都點檢是年東京不守弼為元帥左

監軍扞禦遼東請自募二萬人為一軍萬一京師有急

亦可以回戈自救今驅市人以應大敵往則敗矣衛紹

王怒曰我以東北路為憂卿言京師有急何邪就如卿

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連姻故相委寄乃不體朕意耶

弼曰陛下勿謂皇后親姻俱可恃也時提點近侍局駙

馬都尉圖克坦默呼侍側弼意竊譏之衛紹王怒顧謂

默呼曰何不叱去默呼乃引起付有司論以奏對無人

臣禮詔免死杖一百謫爲雲内州防禦使貞祐初宣宗

驛召弼赴中都是時雲内已受兵弼善馬稍與數騎突

出由太原出澤潞將從清滄赴闕會有詔除定武軍節

度使尋爲元帥左都監駐真定弼奏賞罰所以勸善懲

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而後人可使兵可强今外兵日

增軍無鬬志亦有逃歸而以戰潰自陳者有司從而存

恤之見聞習熟相傚成風又曰村寨城邑兵退之後有
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又曰河朔郡縣皆以拘文
不相應救由此殘破乞勑州府凡有告急徵兵即須赴
救違者坐之又曰河北軍器乞權宜弛禁仍令團結堡
寨以備外兵又曰今雖議和萬一輕騎復來則吾民重
困矣願速講防禦之策及勸遷都南京阻長淮拒大河
扼潼關以自固宣宗將遷汴弼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
管宣宗次真定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蓋軍少則難

守軍多則難養又奏將帥以閫外爲威今生殺之權皆從中覆又奏瑞州軍頗狡左丞畫忠多疑乞付他將宣宗頗采用其言大名軍變殺富察阿里詔弼鎮撫之未幾改陝西路統軍使京兆兵馬都總管宣撫副使烏庫哩楊珠置秦州榷場弼以擅置移文問之楊珠曰近日入見許山外便宜行事秦州自宋兵焚蕩榷場幾一年矣今既安帖復宜開設彼此獲利歲收以十萬計對境天水軍移文來請如俟報可實慮後時弼奏其事宰臣

以揚珠雖擅舉而無違失茍利於民專之亦可宣宗曰朕固嘗許其從宜也三年改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宣撫副使是時劉二祖餘黨孫邦佐張汝楫保濟南勤子堌弼遣人詔之得邦佐書云我輩自軍興屢立戰功主將見忌陰圖陷害竄伏山林以至今日實畏死耳如蒙湔洗便當釋險面縛餘賊未降者保盡招之弼奏方今多故此賊果定亦一事畢也乞明以官賞示之詔曰孫邦佐果受招各遷五官職於是邦佐汝楫皆降邦佐遥

授濰州刺史汝楫遙授淄州刺史皆加明威將軍頃之弼薦邦佐汝楫改過用命招降甚衆稍收其兵仗放歸田里詔邦佐遙授同知益都府事汝楫遙授同知東平府事皆加懷遠大將軍梁聚寛遙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加宣武將軍四年弼遷宣撫使已而汝楫復謀作亂邦佐密告弼弼饗汝楫伏甲廡下酒數行鐘鳴伏發殺汝楫幷其黨與手詔褒諭封密國公其後邦佐屢立功元光末累官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充宣差

招撫使弼上書曰山東河北河東數鎮僅能自守恐長河之險有不足恃者河南嘗招戰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閑訓練若選簽驅丁監戶數千别爲一軍立功者全戶爲良必將爭先効命以取勝矣武衛軍家屬嘗苦于兵人人懷憤若擇驍悍千餘加以爵賞亦可得其死力又曰老病之官例許致仕居河北者嫌于避難居河南者苟于尸禄職事曠廢乞徧諭覈實其精力可用者仍舊年高昏瞶不事事者罷之又曰賦役頻煩河南百姓新

强舊乏諸路豪民行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
無庸調乞權宜均定如知而輒避事過復來者許諸人
捕告以軍興法治之詔下尚書省議惟老病官從所言
餘皆不允大元兵圍東平弼百計應戰久之乃解圍去
宣宗賜詔奬諭將士賞賚有差是歲五月疽發于腦詔
太醫診視賜御藥俄卒弼平生無所好惟善讀書閑暇
延儒士歌詠投壺以爲常所辟如承裔圖們呼圖克們
赫舍哩約赫德皆立方面功治東平愛民省費井邑之

間軍民無相訟有古良將之風焉

蒙古綱本名呼爾根咸平府明安人承安五年進士累調補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兵民進官一階賜錢二百萬遷都水監丞尋加遥授永定軍節度副使招捕有功遷太子左諭德除順州刺史遷同知大興府事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使屯冀州軍食不足徙濟南綱欲徙河南行至徐州未渡河尚書省奏東平宣撫使完顔弼行事多不盡乃以

綱權山東宣撫副使改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權元帥右都監宣撫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帥府事綱奏山東兵後楊安兒黨內有故淄王錫馨故留守珠嚕等家奴不在赦原據險作亂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普賜
恩宥宣宗即命赦之仍贖爲良興定元年徙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右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先是東平治中默啰坐事削降殿年詔仍從軍有功復用綱遣默啰討花帽賊于曹濟間捷報乃復默啰

前職興定二年詔曰卿以忠貞爲國捍難保完城邑朕
甚嘉之可進官二階賜金帶一重幣十端興定三年奏
曰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爲衝要被兵日久雖與東
平隣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隷本路且差近於
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濼清河縣澗
口河濼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
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綱以
山東恃東平爲重鎮兵卒少守城且不足况欲分部出

戰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見貞祐三年瓜爾佳
實倫招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
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穆昆雜班仍三
十人為一穆昆五穆昆為一千戶四千戶為一萬戶四
萬戶為一副統兩副統為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今乞
依此格募選以益兵威制可是歲益都桃林寨總領張
林號張大刀據險為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綱奏林勢
甚張乞遣河南馬軍千人單州經畧司以衆接應左司

郎中李蹊請令綱約燕寧同力殄滅單州經畧使完顏仲元分兵三千人同往宰相以糧運不給益都以東嘯聚不止一張林宜令綱設備禦俟來春議之四年張林侵掠東平綱遣元帥右監軍行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之至舊縣遇張林衆萬餘人據嶺爲陣庭玉督兵踰嶺搏戰林衆少却且欲東走庭玉踵擊大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獲雜畜兵仗萬計招降虎窟諸寨悉令歸業詔賜空名宣勑聽綱第功遷賞遣樞密院令史劉顒沿殺

張林于東平張林乞貫死自効請曰臣凡演在宋爲統制有衆三千駐即墨萊陽之境請以書招之使轉致諸賊之款密者相爲表裏然後以檄招益都張林不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即據府事逐田琢者也事見琢傳綱以林策請于朝樞密院請羈縻使之制可以爲萊州兵馬鈐轄久之山東不能守林乃降于宋云初東平提控鄭倜生擒宋將李資綱奏賞倜宰臣謂李資自稱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臣自

按問俱獲宋將統制十餘人皆以資爲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虚稱僞將以重獲者之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士且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迹過爲逗遛甚未可也詔即賞之綱奏遼東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畧司鎮撫從之興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宣宗曲赦境内凡東平府試諸科中選人嘗被任使已逾省試期日特免省試惟經童律科即爲及第似涉太優别日試之皆從綱所請也詔以綱王庭玉東莒公燕寧保

全東平各遷一階是歲燕寧戰死綱奏寧所居天勝寨乃益都險要之地寧嘗招降羣盜胡七胡八用爲牙校委以腹心羣盜皆有歸志及寧死復懷顧望胡七胡八亦反側不安臣以提控孫邦佐世居泰安衆心所屬遂署招撫使以提控洪果烏頁充總領副之此當先奏可顧事勢危迫故輒授之燕寧死而綱勢孤矣綱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史大夫赫舍哩呼實默以下皆曰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一失之

則官吏兵民俱盡宜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穆延額古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爲險大河以東平爲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爲主將以心爲主蒙古綱既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願守者擢用之别遣官爲行省付以兵馬鎧仗從宜規畫軍食樞密院請用呼實默議焚其樓櫓廨舍而徙之宣宗曰此事朕不能決擇衆議可者行之樞密院頗采額古德議許綱内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漢軍五千

人行省邳州元帥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黄陵岡行元帥府事於是綱改兼靜難軍節度使行省邳州自此山東事勢去矣是歲六月以歸德邳宿徐泗乏軍食詔綱率所部就食睢州綱奏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姓離散鎮防軍遽徵逋課窘迫陵辱有甚于官衆不勝其酷皆懐報復之心近日高揚格等苦其佃戸佃戸憤怒執揚格等投之井中武夫不識緩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負竝令停止俟夏秋收成徵還軍人量增廪給可

也詔議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經畧司隸綱令募勇敢收復山東初碭山首領數人以滅罷懷忿怨誘脅餘衆作亂引水環城以自固構浮橋於河上結紅襖賊爲援同簽樞密院事圖克坦雅爾噶會諸道兵討之綱云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三百里大河分派其間乾灘泥淖步騎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鋭卒數千與水軍埽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斷浮梁絶紅襖之援募膽勇有口辯者持牒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

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屯要害别以三百人廵邏乞賜空名告身從便遷賞樞密院奏已委監軍王庭玉駐歸德寧陵備之矣仍令雅爾噶水陸並進先行招誘不從乃合擊之其空名告身宜從所請以責成功無何碭山賊夜襲永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萬戸瑪奇擊走之殺傷及溺死者甚衆奪其所俘掠而還詔綱併力討之綱遣降人陳松持牒招李全全縛松將斬之已而但黥其面遣還綱奏全有歸國意嚴實張林亦可招之此謂益

都張林也詔擬實一品官職封國公仍世襲全階正三品職正二品林山東西路宣撫使兼知益都府事與全皆賜田百頃受命往招者先授正七品官職賜銀二十五兩事成遷五品會綱遇害而止綱御下嚴信賞必罰邳州軍不樂屬綱八月辛未朔邳州從宜經畧使納哈塔祿格都統金山顏俊率沂州軍士百餘人入行省殺綱及僚屬于省署遂據州反樞密院奏請出空名宣勑設重賞招誘丞相高汝礪曰懸重賞募死士必有能取

之者宣宗不得已下詔罪綱以撫諭禄格禄格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陞經畧司為元帥府加禄格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副使烏庫哩老漢加邳州刺史權右監軍頃之邳州卒逃歸詣總帥約赫德言禄格已結李全為助遣總領富珠哩瑠珠等毁其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留兵戍守禄格惶懼乃言待李全兵入邳州誘而殺之以圖報効宣宗曰李全豈無心者禄格能誘而殺之殆詐耳十月壬辰約赫德圍邳州急

攻之紅襖賊高顯等殺祿格函首以獻詔加顯三品官職授世襲穆昆侯進四品陳榮邢進邊全魏興孫仲皆五品賞銀有差

必喇阿嚕岱貞祐初累官寧化州刺史二年同知真定府事權河北大名宣撫副使三年保全贊皇加遥授安武軍節度使改昭義軍節度使充宣撫副使閲月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節度宣撫如故遣都統鄂屯喜格復取威州及獲鹿縣既而詔擇義軍爲三等阿嚕岱

奏自去歲初置帥府已按閱本軍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屢試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顧其家心一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其處不相諳委矣國家糧儲常患不繼豈容僥冒其間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勢方殷分别如此彼居中下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歸田畝趨時力作徵集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詔許之阿嚕岱繕完州縣之可守

者其不可守者遷徙其民依險爲柵以備緩急澤州舊

隸昭義軍近年改隸孟州阿嚕岱奏澤州城郭堅完器

械具備若屯兵數千臣能保守之今聞議遷于青蓮寺

山寨距州既遠地形狹隘所容無幾一旦有急所保者

少所遺者多徒棄名城以失太行之險則沁南昭義不

通問矣詔澤州復隸昭義軍是歲潼關失守阿嚕岱趨

偁藍田商州乃陳河北利害畧曰今忻代撤戍太原帥

府衆纔數千平陽行省兵亦不多河東河北之勢全恃

潞州潞州兵强則國家基本漸可復立臣巳將兵離境乞復置潞州帥府阿嚕岱行次澠池右副元帥富察伊爾必斯敗績逃匿不知所在阿嚕岱亦被創收集潰卒臥澠池詔還潞州興定元年改簽樞密院事數月以元帥左監軍兼山東路統軍使知益都府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益都阿嚕岱復立潞州最有功識遼州刺史郭文振舉以爲將既而去潞州張開代領其衆與郭文振不相得文振漸不能守矣

贊曰貞祐之時布薩安貞定山東布薩端鎮陜西胥鼎控制河東侯摰經營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觀者故田琢撫青齊完顔弼保東平必喇阿嚕岱守上黨皆嚮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啟夏釁南挑宋兵宣宗道謀是用煦煦以為慈皦皦以爲明子子以爲强既而潼關破毀峭澠喪敗汴州城門不啟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爲自守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去東平而兗魯布薩散安貞死而南

伐無功雖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金史卷一百二